



工
农
通
俗
文
库

半夜鸡叫

高玉宝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715.12
332
377240



工农通俗文库

半夜鸡叫

著作者 高玉宝等

插图作者 陆一飞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永嘉路25弄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 1/16 字数 13,000
1961年10月第1版 196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0,000

统一书号: T10078·1804

定价: (六) 0.09 元

目 录

骨肉 · · · · ·	胡万春(1)
半夜鸡叫 · · · · ·	高玉宝(25)

骨 肉

胡 万 春

一九三六年，我还只有九岁。家里除开四个人以外，便只有放在屋子中央的一张破方桌，靠墙角搭着的一张木板床，和一只当板凳用的空柜子。房子很老了，墙上的石灰已经剥落。窗格子上缺了两块玻璃，妈妈用旧报纸糊着。常常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吃午饭用过的碗筷，放在桌子上还没有洗；苍蝇嗡嗡地叫着，叮在碗边上。

妈妈虽然还只有四十多岁，可是因为整天愁柴愁米，显得很苍老，头发也有些灰白了。爸爸挣钱很少，每到月底，他总得带一包旧衣裳，上当店去当。妈妈为了补贴家用，一吃过中饭，连碗筷也没工夫收拾，就出去帮人洗衣。

妈妈出去时，总叫我不要贪玩，要我管好

* 翁：读翁 wēng * 叮：读丁 dīng

妹妹。妹妹还小呢，刚会扶着床沿走路，会叫我阿哥。我很喜欢妹妹，她有着胖胖的小圆脸，大大的黑眼珠；妈妈还替她扎了一根红头绳在小辮子上，真是好看极了。我家还养了一只小花猫，它很调皮，会把两只后脚撑在墙上，头朝下的倒立起来。有时妈妈回家晚一些，妹妹



哭了，小花猫就用两只前爪，抓着小皮球，跳来跳去的闹着，常常引得妹妹笑起来。因此妹妹也很喜欢小花猫；有时她还把小花猫抱在怀里，哄它睡。妹妹自己睡着了，小花猫也就伏在她的脚

• 撑：读称 chēng

边睡。

傍晚，妹妹跟小花猫睡着了，我就静静地爬在窗口瞧着，等妈妈回家。我的眼睛总看着远处的后弄口。每次妈妈回来，总是从那灰色的墙角转出来，然后慢慢地向着后门口走来。可是我总是常常失望，从那灰色的墙角边走出来的人，常常不是妈妈。

在这时候，每一家的后门口，人们三个五个地坐在一起，手摇着扇子，跷起脚乘风凉。住在我家附近的高老板，更是自由自在。他一面乘凉，一面喝酒，我一看见他就讨厌。他的胖脑袋光秃秃的，闪着亮光，好象搽过猪油似的。笑起来眯着眼，笑声就象哭声一样；笑得厉害了，连身上的肥肉也会抖动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家里没有吃的，妈妈时常装出笑脸，走到高老板的跟前，有时是向他恳求借“印子钱”；有时便是去付利钱。遇到这种时候，高老板便露出了满口黄牙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

“……这时候只有我肯借钱给你。凭良心

* 跷：读翘 qiāo * 秃：读突 tū * 眯：读 mī

……这是轻利钱，轻利钱……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利钱再轻也没有了，十元钱给你用一月，只收你四元利钱呀！”老板娘这时也插了上来。她在太阳穴上贴着两张钮扣似的小膏药，尖鼻子、黄脸膛，手臂瘦得象柴棒。她一面替高老板打着扇，一面哼着鼻子，象应声虫似的说着：“这是我家老板有义气，心肠好，才肯借钱给你呀……”

谁不知道，高老板是靠着放“印子钱”发财的，还不知逼死了多少人命呵！我还记得，前弄堂的李家阿姨，就是借了他的三十元“印子钱”，利上加利，不到一年，就变成一百多元，最后她没有办法，就上吊死了……我那时真想不明白，妈妈明明知道这些，为啥还要向高老板借钱呢？

每次都是这样，妈妈从高老板家里回来，暗暗地抹着眼泪……我知道，妈妈心里难过着呢！从表面上看，高老板是做鸡毛帚生意的，后

* 穴：读血 xuè

* 膛：读堂 táng

* 哼：读 hēng

* 吊：读 diào

门口放满了柏油桶、竹竿和又臭又烂的鸡毛；可是骨子里，他并不靠做鸡毛帚生意赚钱，而是靠放“印子钱”剥削小贩。常常在大清早上，我们还在睡觉，就被乱哄哄的人声吵醒。这不用说，一定是高老板叫他手下的流氓。打那些还不起利钱的小贩。我看见过几次这样的事，那些象疯狗一样的流氓，只要高老板一使眼色，就会一拥上前，把那些小贩打得鼻青脸肿，最后还得还钱。每到这时候，爸爸被吵得睡不着觉，就一边洗脸，一边骂高老板，说他真缺德，利钱拚命抬高，把穷人的皮都剥了，还得吃肉，怪不得到了四十几岁，连一个儿女都没有……。

天黑了，屋子里很暗。我左等右等，眼也望穿了，可是妈妈还没有回来。隔壁人家的妈妈，在后门口喊自己的儿女回去吃晚饭；但我家连晚饭也没有烧。妹妹醒来了，她哇哇地哭，大概是肚子饿了。我哄了很久，说什么也哄不好。于是，我也只得哭了。但一想到妈妈说过，做阿哥的哭是丢脸的，就勉强忍住了眼泪，又去哄

* 氓：读忙 máng * 哇：读 wā * 哄：读 hǒng

妹妹。

“阿哥！妈妈……我要妈妈……”妹妹把眼皮子也哭红了。

“好妹妹！别哭，别哭，妈妈就会回来的！”我哄着妹妹。

到这时候，我就学着唱妈妈常唱的歌，把妹妹抱在怀里。妹妹哭乏了，也就不再哭，静静地用两只小手玩着我胸前的钮扣。我一听见隔壁人家的关门声，和后门传来的脚步声，总猜着，是不是妈妈回来了。总是这样那样地失望好多次，直等到扶梯上响起熟悉的声音，房门慢慢地开了，我才高兴地叫：

“妈，你回来啦！”

“好孩子，饿了吧？”

妈妈总是擦一擦脸上的汗，理一理灰白的头发，喘一口气，把一只铅桶朝房门口一放，走过来看我一眼，就用手轻轻地摸一摸妹妹的头发。这时候妹妹倒反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

妈妈点亮了煤油灯。妹妹不哭了，连声叫着

* 喘：读 chuǎn

妈妈。小花猫也活泼了，尾巴翘得老高，爪子拉着妈妈的裤脚管，直打转子。

这时候，我的心才算放下来。我觉得窗外的月亮在笑，桌子上煤油灯的火苗，也好象在欢乐的跳跃，整间屋子都欢乐了。妈妈开始烧晚饭，碗筷声叮叮当当地顶叫人高兴。妹妹逗着小花猫玩，她直是笑，笑得她脸上的小酒窝，深深的。我快乐的帮着妈妈提水、端菜、抹桌子、摆凳子。



“阿爸！”妹妹跳着叫了起来。

我回头一看，果然，爸爸也回来了。爸爸上身穿了蓝布中装褂子，下身穿了补满补钉的破裤子，橡胶鞋也开了口，破得不能再穿了。爸爸有着黑黑的脸膛，剃平

• 逗：读豆 dòu • 窝：读窝 wō

顶头。他手里提了饭盒，总是先在房门口站一站。这时候，他总先从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，打开纸包拿出两块麻酥^{*}糖，妹妹一块，我一块。我拿了糖，舍不得吃，仍用纸包了起来，因为明天爸妈不在家，妹妹哭了，好拿来哄妹妹。爸爸在这时候算是最快乐的了。再过一会，他又摇头叹^{*}气。因为厂里正在裁人，怕万一被裁了，失了业，一家四口没法生活。爸爸显得苍老多了，脸上皱纹越来越多，五十岁的人，看起来象六十岁了。爸爸做过轮船上的火夫，做过铜匠，做过救火会的什^{*}人。有时爸爸高兴，就讲航海的故事，我抱着妹妹，静静地听着。

吃过晚饭，一家都睡了。

月光从窗口射进来，妹妹在甜蜜的睡着，她那胖胖的小手，放在妈妈的脸上。我睡在地铺上，爸爸睡在我身旁，总轻轻地替我盖好被子。

二

有一天，妈妈总算给我们盼望回来了，可是

* 酥：读苏 sū

* 叹：读炭 tàn

* 什：读 pú

爸爸还是没有回来。

煤油灯里的火苗跳跃着，屋里一会亮一会暗。小飞虫绕着灯光嗡嗡叫。卖馄饨、面的梆子声也响着过来了，可是爸爸还没有回来。妹妹睡在床上，小鼻孔一扇一扇地动着，时时拉开嘴角，大概是在做着美丽的梦吧！

“唉！快十一点钟了，你爸爸还没有回来，别出什么事啦！”妈妈放下了针线，朝着我忧愁地说。

“我们去看看爸爸吧！”我急忙说。

妈妈听到我这么说，先是呆，了一呆，接着叹了口气，抱起了妹妹，拉了我的手，关了房门，走出了弄堂口。街上的店门都已关得铁紧，冷清清的，只有几个乘凉的人，还坐在露天里打瞌睡。天空连一颗星星也没有，漆黑一片。妈妈抱着睡着的妹妹，我拉着妈妈的衣角，朝爸爸的工厂走去。走得不远，几颗雨点打在我的脸上了。

* 馄饨：读浑因 hūndūn * 梆：读邦 bāng

* 唉：读 āi * 呆：读 dāi * 瞌：读科 kē

“妈！快走，已经下雨啦！”我对妈说。

“唉！天老爷也不帮忙。”妈又叹了口气。

我们走了好久，慢慢的看见了工厂。这时，雨已经下起来了，我的衣服也已经湿了。街上更显得昏暗，连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人力车偶然在路上拉过。忽然，我看见一个人跌跌冲冲地迎面走来。看不清他的脸，可是好象很熟悉。

“妈！有人！”我惊慌地说。

“不要响！”妈捏紧了我的手说。

对面这个人，越走越近了，看样子好象吃醉了酒。这个人慢慢地走到近前，我渐渐认出来了。妈妈突然放了我的手，大声说：

“啊！是你？”

“是爸爸！”

爸爸身上发散出一阵一阵难闻的酒味，他摸了摸我湿淋淋的头发，看了看妈，嘴唇动了动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我仔细地看了看爸爸，发现他的脸色很难看，好象一个病人。爸爸领着我，走了一段路，愁闷地说：

“我失业了！”

“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呵！！”妈妈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爸爸痛苦地咬了咬牙，把我抱起来，叫我坐在他的肩上，走得很快。

天空电光一闪，一声雷响，大雨立刻落下来。路旁的梧桐树，被大风吹得摇摆不停。爸爸象疯了一样，飞快地跑了起来。我吓得抱紧了爸爸的头。妹妹哭了，妈妈跑不动，爸爸还是拚命地跑。跑了一会，只听得后面妈妈在叫：

“等一等啊！”

爸爸放下了我，脱下身上的衣服，等妈妈走近，就把衣服包在妹妹的身上。妈妈披头散发，脸色发白，喘着气，把妹妹给了爸爸。妹妹冷得嘴唇发青，又哭又叫，连喉咙也哑了。狂风吹来，暴雨也扑面打来。我冻得索索抖。

“这种日子还有啥过头，我们都去死吧！”妈妈咬着牙说，“反正要饿死的！”

“哼！废话。”爸爸狠狠地说。

我知道爸爸失了业，今后的生活会更苦的

* 梧桐：读吾同 wútong * 咙：读 lóng

……唉！我们又奔跑起来，妈妈在我背上摸了摸，轻轻地问我：

“冷吧？”

“冷。”

雨越下越大，连阴沟水也漫了上来，街道上都是水。妹妹被雨水打得哭个不停。

“轰隆隆”，又是一声雷响，闪电照得四周雪亮一片，我看见爸爸跟妈妈的脸色都是铁青的。

“唉！这个年头真要造反啦！”爸爸说。

三

妈妈坐在床沿边，手轻轻地拍着妹妹。小花猫一声不响，低着头，两只眼睛眯着，象要打瞌睡似的，伏在妈妈的脚边。我玩着香烟牌子，坐在窗口旁边。我觉得妈妈老了，白头发更加多了，脸上的皱纹也更加深了。屋子里很静，谁都不想说话。爸爸没精打采地走回来，连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看了看妈，把两只手一摊。妈妈失望地低下了头。

• 漫：读慢 màn

正在这时，隔壁的高老板娘走了进来。我呆呆地看着她，觉得奇怪，她的鼻子竟会是这样的尖，就好象是老鹰的嘴巴。她向爸爸点了点头，从尖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奸笑，用手帕拍了拍凳子，慢慢地坐在妈妈的身边，说：

“啊唷！象有心事呀！”

“唉，苦命人嘛！”妈说，“欠你的钱怎么办啊！”

“那也不要紧，哼哼……高老板近来生意也不大好，要不是，钱倒无所谓……”高老板娘的黄脸一板，太阳穴上的小膏药也几乎落下来了。她假情假义地说：“……我也说过，近来你们困难，不过钱总是要还的……”

“我们现在连利钱也付不出，哪来的钱还本呀！”妈妈苦着脸说，“……他爸爸又失业，这个年头太坏啦！”

“哼哼……是嘛，我也这么想。不过高老板发起脾气来，你们是知道的，连我也吃不消。”高老板娘面孔一下子沉了下来，朝着爸爸说，“去想办法呀！”

“人也快饿死了，哪来的钱？”爸爸不客气地说。

“是嘛，你们一家四口，有两个孩子，你又不挣钱，是困难哪！高老板说，他倒很想有一个孩子，可是没有福气。”高老板娘说完，看了看爸爸的脸色，站起身来说：“你们的小妹妹倒也生得满好看，要是高老板有这样一个孩子，那他可高兴啦……钱嘛，小意思。”

高老板娘偷偷地看了看妈妈，身子一扭一扭地走了。

“唉！真他妈的见鬼。”爸爸跳起来说，“借他们五十元钱，一个月光是利钱就得给二十元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！”

妈妈呆呆地瞧着妹妹，泪珠象断线珍珠似的滚下来，咬了咬嘴唇说：“囡囡多乖呀，还只有一周岁多点的人，会说会笑的……人真狠心啊！他们要我们骨肉分离呢。”

“高老板是地头蛇，有钱有势，……不还他

* 囡：读南 nán，江南有些地方女儿叫囡。

* 乖：读 guāi